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八

詳校官編修

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

孫球

謄錄監生

臣

謝錫位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秦紀二

起閼逢閼茂盡玄默執徐凡十九年

始皇帝下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界辭以求見王大

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

韋昭曰九賓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史記

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卽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劉原父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荆

軻奉圖而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見賢通翻因把王袖而搤

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環音宜羣

臣皆愕卒起不意愕五各翻卒讀曰猝後倉卒之卒皆同音盡失其度而秦

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操七翻左右以手共

搏之且曰王負劒負劒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斷丁

管管仲翻荆軻廢乃引匕首擲王中銅柱索隱曰擲與擲同古字耳音持並翻中竹

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

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荆軻以徇體解支解也王於解佳買翻

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
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

薊音計

燕王及太子率其精

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

遺于季翻

令殺

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

索隱曰衍水在遼東

燕王使使斬丹欲

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

又復扶翻

王賁伐楚

賁音奔前之子也

取

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

王父莊襄王諱楚故謂楚為荆

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

度徒洛翻

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

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

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

病歸頻陽

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陽

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宋白曰因界內頻陽山而名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

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狼

湯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

因謂之梁溝

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降戶江翻王使人

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

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

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

班志汝南郡有平輿縣春秋

秋沈子之國輿音預史記正義讀如字

蒙恬攻寢

班志汝南郡有寢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

寢丘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徐廣曰寢今固始寢丘師古曰寢子衽翻劉仲馮曰據後淮陽國已有固始此寢疑

自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來併寢入固始也杜佑曰潁州治汝陰縣有寢丘秦蒙恬攻寢即此

大

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

此鄢郢非楚故都為白起所取秦已置楚故都為白起所取秦已置

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為鄢則其前自郢徙陳亦必以陳為鄢矣然則此鄢乃陳也鄢即潁川之鄢陵與平

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郢當作鄢陵

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

班志

沛郡有城父縣索隱曰在汝南卽良鄉史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卽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卽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卽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班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

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

信入兩壁殺七都尉

此郡都尉將兵從伐楚者也秦列郡有守有尉有監然秦漢之制行

軍亦自有都尉收補遺闕

李信犇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

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

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

將即亮翻復扶又翻

王翦曰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為聽將

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

應劭曰霸

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之滋水秦穆公更名

王翦請美田宅甚衆

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

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

笑王翦既行至關

此當是出武關也

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

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

貸與資同吐得翻從兵求物也

王翦曰不然

王怛中而不信人

史記注怛音麤徐廣曰一作粗

今空國中之甲士而

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

而疑我矣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

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

數所角翻挑戰者撓敵以求戰也挑徒了翻

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

飲食撫循之

飲於禁翻食祥吏翻後以義推

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

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

徐廣曰超一作拔裴駰曰據漢書云

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
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手投之拔距猶
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余謂投石以石投人也
齊高固築石以投人是也超距距躍也晉魏犢距躍三
百是也

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

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

班志沛郡有蘄縣史記正義曰徐州縣也康以為江

夏之蘄春其誤甚矣
蘄渠之翻又音機

殺其將軍項燕

項燕項梁之父也燕烏賢反

楚

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楚至是亡

矣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為九江鄣會稽三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燕至是亡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

勝音堅升輕

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名公之廟不祀忽諸

忽諸言忽然而亡也

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

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

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

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

熾尺志翻焱弋瞻翻

觸之者碎犯之

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

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

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

蒲蓬通翻手行也伏鼻墨

翻伏地也

復言重諾非信也

復言謂言必信而可復也重諾重然諾也

糜金散

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

其楚白公勝之流乎

白公勝欲報其父讐不勝其忿以及其叔父事見左傳

荆

軻懷其養養之私不顧七族

漢鄒陽曰荆軻為燕族應劭曰荆軻為燕

刺秦王其族坐之湛沒

欲以尺八七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

要離吳人爲吳王闔廬刺慶忌言其力不足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靡死耳靡披靡而死也爾雅疏鼯鼯鼯即鼯螫方言自關以西秦晉之間謂之鼯螫趙魏之間謂之鼯螫蛛音朱螫音矛靡溫公揚子注音如字康美爲切謂糜爛也余謂康音義俱非鼎政事見一卷安王五年荆軻爲刺客之靡

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

吳祕曰荆軻以君子之道類之

則盜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

嘉奔代見上卷十九年趙既不祀

王翦悉定荆

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

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今閩越兩浙之地後漢

分會稽置吳郡而會稽郡徙治山陰縣劉恕曰禹會諸侯江南而有功因名其山曰會稽猶言會計也會古外

翻

五月天下大酺 初齊君王后賢

君王后太史
敫女襄王后事

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

言齊東取島夷以海上
為邊也或曰齊東邊海

不與秦接
故不受兵

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

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

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

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

忘巫
放翻

君王后死后勝相齊

姓譜
后本

邱氏其後去邑史
記正義曰勝音升

多受秦間金

間古覓
翻下同

賓客入秦秦又

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

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

左傳晉圍齊伐雍門之荻杜預曰雍門齊城門也經典釋文雍於用翻康於龍切非也

所為立王

者為社稷邪為王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

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

孟子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君為輕

齊王還車而

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

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

甄當作鄆

音工據綱

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

晉之闕可以入矣

收三晉兵自河東攻秦則入臨晉闕

鄆郢大夫不欲為

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

城南下即南城之下也南
城齊威王使檀子所守者

王收

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

楚攻
秦自

南陽入
武關

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

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

格
如

字止也
關也

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

誘音
齊王

遂降秦遷之共

班志河內郡有共縣史記正義曰
今衛州有共城縣共音恭下同

處之

松柏之間餓而死

處昌
呂翻

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

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

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索隱曰謂不詳審用賓客不知其善否也齊田氏亡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

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

宴以相樂

樂音洛

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戮力

以保家國也曷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

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

之根柢

柢都禮翻又丁計翻

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

攻齊楚自絕其根抵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
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
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

伏羲神農黃
帝為三皇少

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為五帝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
度曰伏羲神農燧人為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
為五帝孔穎達曰鄭玄注中候勅省圖引運斗樞伏
羲女媧神農為三皇五帝者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
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
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白虎通取伏羲神
農祝融為三皇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
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公平通達舉事審諦故謂之帝

也帝號同天名所莫加而稱皇者
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

乃更號曰皇帝命為

制令為詔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謂其制度之命也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

上唯天子得稱之更工衡翻

自稱曰朕

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曰朕自秦定制惟天子獨稱之追

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太上者極尊之稱也始皇自號曰始皇帝故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自漢高帝以尊太公此後不復為追號

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

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

周公作謚法緣行之美惡以立謚如

幽厲之君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秦除之畏後人加已以惡謚也謚神志翻

朕為始皇帝

後世以計數

史記正義數色主翻

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所謂終始五德之運

者伏羲以木德王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王火生水故黃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少昊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顓

頊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帝嚳又以木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堯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王土又生金

故夏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周以木德王此五德之終而復始也鄒衍以為周得火

德蓋以火流王屋為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就行之說以為終始泰當以土為行今始皇以水勝火自

以土為行蓋亦祖行之說也初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

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

數以六為紀改年句斷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殷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今

始皇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是改年也自此紀年皆以十月為歲首朝賀以十月朔以水為行故色尚黑水成數

六故以丞相綰言燕齊荆地遠避莊襄王諱故以楚為

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凡自上而

下之下廷尉斯曰班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應劭曰體獄

皆同音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

治獄貴平故以為號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

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

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

之甚足易制義以鼓翻史記正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

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

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裴駰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郭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

代郡鉅鹿邯鄲郡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

十六郡班書百官表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守始究翻監去聲廉又居衙切

余謂守尉尉監官名也當從去聲若監郡之監則從平聲記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陸德明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

釋文監古暫翻監於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鐘鐻與

古銜綱可以知矣虞同音巨虞者所以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史

懸鐘橫曰奇植曰虞正義曰漢書五行志時大人見臨洮長五丈足履六尺

皆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銷兵罷鑄而象之所謂金狄也

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桀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

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上林在漢長安縣西南秦始起

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程大昌雍錄

漢武帝別名渭城阪即九峻諸山麓也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

複道周閣相屬徐廣曰雍門在高陵縣史記正義曰在

今岐州雍縣東余按班志高陵縣屬左

馮翊左輔都尉治焉雍縣屬右扶風二說相去何遠也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
咸門但長安本秦離宮秦之咸陽則漢扶風之渭城也
渭城與長安相去雖不遠然秦時長安未有十二門也豈
作史者因漢之雍門而書之與涇渭之交也複
與復同音方目翻複道閭道也上下有道故謂之複
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

范史隗囂

傳王孟塞雞頭道賢注曰在原州高平縣西括地志成
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有雞頭山應劭曰回中在安定
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賢曰回中在汧拈地志回中
宮在雍西四十里史記正義曰言始皇西巡出隴右向
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之
回中宮也余謂上書巡隴西北地則先至原州之雞頭

山而還過回中道里為順若出成州之雞頭則須先過回中而後至雞頭以書法之前後觀之居然可見

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

作宮已成而更名也索隱曰言為宮廟象天極故曰

極廟天官書中宮曰天極是也

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

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

三輔黃圖曰甘泉宮一名雲陽宮闕輔記曰林光宮

一曰甘泉宮始皇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廣之周十九里又黃圖曰咸陽北至九峻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聯望相屬甬道唐夾城之類也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甬余隴翻賈山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孔穎達曰馳道

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屬之欲細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

班志魯國

鄒縣嶧山在北應劭曰邦文公遷于繹即此括地志鄒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嶧音亦

於是召

集魯儒生七十人

孔穎達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

濡其身

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

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稭議各乖異始皇

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

括地志泰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一曰岱宗服虔

曰封者增山之高禪廣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以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曰封泰山告太

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除地為壇後改壇為禪晉太康地記曰為壇於泰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為禪於梁父以祭地示廣也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於泰山之上者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迹以自勸也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惡馬路翻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苴指班志作苴指如淳曰苴讀如祖指讀曰夏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茅藉也苴本作苴假借用應劭曰指葉本去皮以為席絀與黜同黜退也而遂除車

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師古

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班志泰山郡有梁父縣師古注曰以山名縣括地志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

父音甫

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

班表奉常之屬有雍太祝令丞

蓋漢仍秦制也秦作時於雍以祀上帝今采其禮以為封禪禮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

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

神

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

主祠之栗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始皇

八曰四時主祠琅邪或曰八神齊自太公以來祠之

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

班志琅邪郡有琅邪縣山海經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亦璞曰琅邪臨海邊有山曰琅邪臺越王句踐徙

琅邪作觀臺以望東海史記曰始皇徙三萬家於臺下是其所作固越之舊也括地志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

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于山上謂之琅邪臺初燕人

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

解佳買翻

銷化之

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

道經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

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張曰羨門子高仙人居碣石山上服虔曰形解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

也今山中有龍骨世謂之龍解骨化去迂羽俱翻又憂俱翻

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

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

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僊

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

市等爭上書言之

太史公曰贏姓分封者為徐氏姓譜曰皋陶子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

木於徐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齊戒之齊於是遣徐市

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古師

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而自解猶今言分疏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

彭城

班志楚國有彭城縣古彭祖國

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

水經泗水出魯

國卞縣北山東南過彭城縣又東過下邳縣入淮時人相傳以為宋太丘社亡而周鼎沒于泗水中故祠泗水

欲出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

水經淮水出南陽郡平氏

縣桐柏山東南至淮之衡山南郡

班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之東南括地志衡

山一名岫嶺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漢衡山國在江北秦拔楚郢置南郡唐為荊州江陵府之往也

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幾居上問博士曰湘

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班志湘水出零陵郡零陵縣陽朔山

北至鄱入江括地志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陰縣一百六十里青草山

上咸弘之荊州記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而名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因葬焉博士以儒

學為官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始皇大

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赭音者遂自南

郡由武關歸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張良

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凡五世及韓亡良散千金之

產欲為韓報仇

為子
偽翻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

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有博浪

沙索隱曰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史記正義曰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當官道師古曰狼音浪史記作浪正義

音狼

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

狙獲

之伺物必伏乘其便而擊之狙擊者謂伏其旁而狙伺以擊之也狙千怒翻又千余翻索隱曰漢官儀天子有屬車即副車奉車郎御而從後余謂副貳也漢有五時副車又在屬車之外

始皇驚求弗得

令天下大索十日

客翻

始皇遂登之罘

班志之罘山在東萊縣括地

志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罘音浮

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

旋

還字之
往也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孔穎達曰黔黑也凡民以黑巾

覆頭故謂之黔首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

班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成縣西南文穎曰碣石在遼西

郡系縣鄴道元曰濡水至象縣碣石山今於此枕海有石如嶁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鉅海之中名使燕入盧生求羨門
姓譜姜姓之後封于盧以國為氏

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坊

壠音怪坊讀曰防

始皇巡北邊從

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錄圖

書如後世識緯之書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始皇乃遣名也秦見圖書而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為兵

賈誼曰秦人家貧子壯則

出贅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疣贅也轉貨販易者為商坐市販賣者為賈贅之貌

略取南越陸梁地

索隱曰謂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地班表漢高帝功臣有陸

量侯須無詔以為列諸侯自置吏今長受令長沙主如淳曰陸量秦始皇本紀所謂陸梁地也

置桂林

南海象郡

桂林因產桂而名合浦以南山間無雜木冬夏長青葉長尺餘文穎曰桂林今鬱林師古

曰桂林今桂州界是其地非鬱林也南海郡今廣州茂陵書曰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韋昭曰今

日南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

所謂謫戍也晉志曰

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

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鄭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

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師古以裴說為是蜀注曰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

白芒嶺在道州臘嶺在郴州臨源嶺在桂州謫則革翻處昌呂翻

蒙恬斥逐匈奴收

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

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

師古曰河

南地當北地之北黃河之南余按河出積石過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界皆東北流北過朔方窳渾間方屈而

東南流逕高關南又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劉昭曰二山皆屬五原郡西安陽縣班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縣臨洮水因以為名洮土刀翻延長行也南北曰蓑蓑音茂逕於為翻逕以支翻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

統治之威振匈奴

暴讀如字劉伯莊音僕括地志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

覆獄者奏當已成而覆按

之也故者知其當罪與不當罪而故出入之失者誤出入也

築長城及處南越地

處昌

呂

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

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

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
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
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
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此燒列國史記也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

詣守尉雜燒之

秦之焚書焚天下之人所藏之書耳其博士官所藏則故在項羽燒秦宮室始

併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後之學者咎蕭何不能於收秦圖書之日併收之也

有敢偶語詩

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

日不燒黥為城旦

應劭曰城旦旦起
行治城四歲刑也

所不去者醫藥卜

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魏人
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
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
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孔鮒孔子八
世孫字子魚

附鮒音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

班志雲陽
縣屬馮翊塹

山堙谷

塹七豔
堙音因

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為咸

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

作前殿阿房

師古曰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索隱曰此以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房廣

也三輔黃圖曰作宮阿基旁天下謂之阿房括地志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一十四里史記正義曰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而即阿房宮城東南面也房白郎翻東西五百步南

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

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甘泉連延至飛薛九峻為北山自終南太白連

延至商嶺為南山

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度渭屬

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天官書曰天極後十七星絕漢

抵營室曰閣道北辰為天

隱宮徒刑者七十萬人

史記正義

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陰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也徒刑者有罪既加刑復罰作之也

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寫蜀荆地材

康曰

寫四夜切舍車解馬為寫或作卸余謂此非舍車解馬之卸即前寫放宮室之寫讀如字

皆至關中

計宮三百

或曰皆至當屬上句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弘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汧陽郡汧源縣界

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千餘里

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

中以為秦東門

班志東海郡胸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關胸音幼

因徙三萬

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復扶目翻除也不事者不供征役之事

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

惡鬼謂辟

邪也惡鬼辟

辟讀曰避

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

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

康曰稱去聲不稱不恆意也余謂康說非也

乃令咸陽

始皇初并天下自稱曰朕至此不稱朕耳

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

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罪死

始皇幸梁山宮

班志梁山宮在扶風好時縣括地志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時縣西十二里北

去梁山九里雍錄曰唐奉天縣有梁山秦之梁山宮正在其地

從山上見丞相車騎

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

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

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

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

之甚厚今乃誹謗我

誹數尾翻

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

或為妖言以亂黔首

廉察也秦有誹謗妖言之罪漢除之妖於逢翻

於是使御

史悉案問諸生

秦置御史掌討姦猾治大獄御史大夫統之

諸生傳相告引

傳相告引者謂甲引乙乙復

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

引丙也傳株連翻相如字

餘人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

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

誦孔子之言以為法也

今上

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

軍於上郡

為胡亥奪嫡殺扶蘇張本

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

東郡本衛地秦徙衛于野王以其地置東郡

或刻

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

旁居人誅之燔其石

燔音煩焚也

遷河北榆中三萬家

河北

北河之北也

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

去疾守

去疾姓馮從才用翻守手又翻

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

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

古者

天子巡狩所至山川之神各以秩次望祭之鄴道元曰營水出營陽郡冷道縣南留山西流逕九疑山其山磐

碁蒼梧之野峰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括地志九疑山在

永州唐興縣東南百里其山九峰相似故名元次山曰九疑山在永州方四千里四州各近一隅九域志曰九

疑在道州舜陵在女英峯下九疑之第六峰也太史公曰舜南狩崩于蒼梧之野歸葬于江南九疑山山海經

曰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界則蒼梧九疑兩處也合而言之者誤也

浮江下觀籍柯渡

海渚過丹陽至錢唐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海渚云在舒州同安縣東按舒州在江之中流

錢海字誤籍秦昔翻柯音歌班志丹陽縣秦屬郡郡括地志丹陽故城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班志錢唐縣

屬會稽郡漢西部都尉所治唐為杭州治所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

從陜中渡

所謂水波惡處則今之由錢唐渡西陵者是也西陜中渡則今富陽分水之間徐廣曰蓋

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

上會稽

班志會稽山在會稽郡山陰縣南有禹冢

禹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

江乘縣秦

屬郡郡漢屬丹陽郡括地志江乘故縣城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

並海上北至琅

邪之杲

並步浪翻畏音浮

見巨魚射殺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

而病

平原縣秦屬齊郡漢分置平原郡史記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津後

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平津侯公孫弘所封亦近此蓋平津即此津余按公孫弘傳封渤海高城

縣之平津鄉則平津非平原津也班志駕馬河至始皇平原東北入海此蓋津渡處射而亦翻並步浪翻

惡言死

惡鳥路翻

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

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

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

班書百官表太僕秦官其屬有車府令

秋七月丙

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

史記正義曰始皇崩在沙丘官平臺之中

丞相斯為

上崩在外

偽為于翻

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

棺載輶涼車中

文穎曰輶輶車如今喪輶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窓牖開之則溫開之則涼故

名如淳曰輶輶車其車廣大有羽飾沈約宋書禮志曰漢制大行載輶輶輶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壁交路四角金龍飾街壁垂五采飾羽流蘇前後雲畫帷裳據文畫曲輻長與車等太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史記正義曰棺音館又古玩翻輶音溫涼一作輶音同故幸宦者驂乘所至

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

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

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

相莫敢與之爭

將即亮翻

趙高者生而隱宮

康曰餘刑顯於市朝宮刑在於

隱室故曰隱宮

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使

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

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

得幸於胡亥

雅素也

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

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

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

皆在胡亥所

長子謂扶蘇

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

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

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

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

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

通侯漢曰徹侯亦曰列侯應劭曰通亦徹

也通者言功德通於王室也
張晏曰列侯者見序列也

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

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受始

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

更工衛
翻改也

數以不能

闕地立功士卒多耗

數所
阻翻

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

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

屬裨將王離

數所角翻下同屬之欲翻付也康音蜀非下以屬同

扶蘇發書泣入

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

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

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的數趣之扶蘇

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

趣讀曰促復扶又翻

蒙恬

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

班志陽周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陽周寧州羅

川縣之邑屬之欲翻今按天寶元年改羅川縣為真寧縣

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

班

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又漢王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當是時恬已屬吏恐其軍有變故以李斯舍人為

護軍使之
護諸將也

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

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

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

據地

理代距沙丘甚遠蓋
殺還至代即就繫之

遂從井陘抵九原

班志井陘在常
山石邑縣西史

記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
石艾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

會暑輶車臭乃詔從官令

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

孟康曰百二十斤曰石班書貨
殖傳鮒鮑千鈞師古注曰鮒鮑

魚也即今之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而說者
乃讀鮑為鮑魚之鮑失義遠矣鄭康成以鮑於煖室乾
之亦非也煖室乾之即鮑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鮑魚者是
也秦皇載鮑亂臭者則是鮑魚耳而煖室乾者本不臭

也鮑白卯翻鮑音接鮑於業翻
鯢鮑五回翻炳浦北翻鯢居偃翻
從直道至咸陽發喪直道

即三十五年
家恬所除者
太子胡亥龍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銅

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至水也余謂銅者治
銅銅塞之也三泉者取九泉之數言之
奇麗珍

怪徙藏滿之謂徙府庫之物以實
陵便房中藏才浪翻
令匠作機弩有穿近

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康注引
劉伯莊

云機相灌輸以防穿近者余按文勢自機弩至輒射之
文意已足機相灌輸是承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之意

作如是觀文意甚順射而亦
翻史記正義灌音館輸音戌
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

無子者皆令從死從才
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

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盡閉之墓中

藏重即泄謂工匠若更為第二重機藏與外人

近即泄其所以為機藏之事故大事盡則皆閉之墓中大事盡句絕謂既下窆則送終之大事盡也重直龍翻

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

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

亡國

二事並見前卒子恤翻

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

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

行下孟翻

是內使羣

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

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

矣

恬祖驕父武及恬三世皆事秦有功

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

勢足以倍畔

倍蒲妹翻

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

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揚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

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

也

相息亮翻

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

矣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能守死不貳

斯亦足稱也

使如字

二世皇帝上

諱胡亥始皇少子也

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

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

從者名

行下孟翻從才用翻並步浪翻著如字史記正義音丁略翻

以章先帝成功

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

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

康曰上音訣下丘逆翻余謂決如字決裂也裂開之

隙其間不能以寸喻狹小也

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

心志之所樂

好呼到翻
樂音洛

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

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

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

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

更工衡翻塞悉則翻枕之鶴翻

計莫出於

此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

輒下高鞠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

砭死於杜

索隱曰砭貯格翻史記正義音宅與磔同謂磔裂支體而殺之溫公類篇音竹格翻隨也

杜故周之杜伯國班志杜縣屬京兆宣帝改曰杜陵財物入於縣官

漢謂天子為縣官此縣官

猶言公家也

相連逮者不可勝數

言事相連及皆逮之貢父曰其人存直追取之曰逮

其人亡則討而捕之逮易解捕加力也

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

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

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

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

不臣

言不敢挾親親之恩廢為臣之節何得以此罪加之

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

不得與謀

與讀曰預

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

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

欲犇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

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

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惟上幸哀憐之

書上二世大說

說讀曰悅

名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

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

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

食讀曰飢又音祥吏翻

度不足下調

郡縣

史記正義曰下邳嫁翻調徒釣翻謂下郡縣而調發之也余謂下讀如字亦通

轉輸菽粟

芻橐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

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

史記正義曰即河南陽城

縣班志屬潁川郡陽夏縣屬淮陽國括地志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地盤洲洪氏曰陽夏鄉去太康縣三十

里夏音賞班志蘄縣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音渠依翻是時發閭左戍漁陽

是錯曰秦以謫

發戍先發吏有謫及贗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復以大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索隱曰閭左謂

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彊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

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班志漁陽縣屬漁陽郡括地志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

之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為屯長

師古曰人所聚為屯長帥

也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

度徒洛翻

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

師古曰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為將尉索隱

曰尉官也漢指儀大縣三人其尉將也九百人故云將尉

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

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

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種章勇翻

衆皆從之乃

詐稱公子扶蘇項燕

以百姓賢扶蘇而楚人憐項燕也

為壇而盟稱大

楚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

攻蕲蘄下

收大澤鄉之兵以攻蕲也

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蕲以

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

班志符離鉅野譙屬沛郡姓譚葛國既滅其後以國為氏

柘苦二縣屬淮陽國宋白曰柘縣古襄氏之邑春秋時陳之株野漢為柘縣以邑有柘溝而名唐為宋州柘城

縣亳州真源縣古苦縣地徇辭峻翻略地也鍾竹乙翻鄆本作鄆才多翻師古曰此縣本借鄆字為之音嗟王

莽改縣為贊治則此行收兵比至陳比必車六七百乘寐翻

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

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班志陳縣屬淮陽國史記正義曰今陳州

城本楚襄王所築陳國城也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陳為郡

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為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為權守之守

良是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師古曰譙門謂

門上為高樓以候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亦呼為巢所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

者也譙巢聲相近耳

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秦滅魏

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

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

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耳餘以卑賤自隱張晏曰監門里正衛

也監古街翻

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

笞

欲起者不能受辱欲起與吏亢也躡尼輒翻躡其足也笞丑之翻

吏去張耳乃引陳

餘之桑下數之曰

數所具翻又所主翻

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

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

門上謁

陳勝字涉

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

涉為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

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

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

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

則野無交兵

六國皆為與國則兵不交鋒於野矣

縣無守城

諸縣皆畔秦復為六國無復為

秦守城者

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

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

立為王號張楚

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已為秦所滅今立楚為張也

當

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謂者從東方來

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

下退嫁

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

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

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

吳廣字叔滎陽縣屬三川

郡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畧趙地

復扶又

於是陳

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

姓譜曰武姓宋武公

之後余謂自有謚法以武為謚者多矣而必以武姓為宋武公之後何拘也唐志氏族以為武氏出自姬姓周

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此由武后而傳會為之說也趙明誠金石錄有漢敦煌長史武班碑

云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官族析分因以為氏邵姓周文王子邵公奭之後或言第十一子聃季戴之後以

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子卒三千人徇趙子讀陳王又

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殷王武丁封叔父于河北是為鄧侯後因氏焉班志云汝

陰縣屬汝南郡故胡國九江本楚地秦滅楚分置九江郡項羽滅秦以封黥布者漢高祖更名淮南國後武帝

復曰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才喻

翻葛嬰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立

襄彊為楚王姓譜襄魯莊公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

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

君蔡賜為上柱國

索隱曰房邑名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上柱國楚爵之尊者蔡以國為氏

也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

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

師古曰白馬津在今滑州白馬縣界括地志白馬故城在

滑州衛南縣西南三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曰白馬故城即衛之滑邑

至諸縣說其豪桀

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

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

班志曰范陽縣屬涿郡應

劭曰在范水之陽

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

蒯徹即蒯通班書避武帝諱改徹為通蒯

丘怪翻姓也左傳
晉有大夫蒯得

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後

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

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

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
長尺二寸用徵召也有急

則加以鳥羽揮之所以
示急疾也檄戶歷翻

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

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

先音悉
薦翻

君若以為秦所置吏

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

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

趙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

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既

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

復音扶又翻

博

士孔鮒諫曰

鮒魏相子順之子孔子八世孫即前藏書者也

臣聞兵法不恃敵

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

振悔之無及也

跌徒結翻賜而踏也

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

累音良瑞翻

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

師古曰戲水名在京兆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至此而北流入渭蘇林曰戲在新豐東南三

十里戲許宜翻

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

班表

曰少府秦官掌山林池澤之賦以給共養姓譜齊
人降鄒子孫去邑為章氏少詩照翻邯下甘翻 盜已

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

秦之刑徒已論者輸作驪山

請

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

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

服虔曰人奴產子家人之產奴師古曰奴

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仲馮曰人奴一物產子又一物臣瓚曰人奴之產子今田客家兒也

周文走

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

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

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

班表曰前後左右將軍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大

將軍比三公

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

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

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

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

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

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

趙讀曰促上王如字

下王于況綱

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

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

燕承郡以北之地代常山以北之地河內本魏

地於時屬河東郡

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

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

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黡略上黨

黡音烏點翻又於琰

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以擾龍事孔甲為豢龍氏及晉

士會自秦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沛本秦泗水郡之屬縣李斐曰沛小沛也索隱曰漢改泗水郡為沛郡

治相城故以沛縣為小沛也沛博益翻漢高帝事始此

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

班志

曰下相縣屬臨淮郡索隱曰索相水名出沛國沛有相縣於相水下流置縣故曰下相也括地志曰下相故城

在泗州宿豫縣西北七十里項燕為楚將封於項狄人子孫以邑為氏焉吳縣會稽郡治所故吳都也

田儋起兵於齊

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儋音丁甘翻

劉邦字季為人

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

額頰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黑子今中國通呼為廔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

愛人喜施

喜許既翻施式鼓翻

意豁如也常有大量不事家人

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

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亭謂停留客旅宿食之館

史記正義曰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之里長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泗上史記作泗水括

地志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

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

奇之以女妻之

班志單父縣屬山陽郡單音善父音甫妻七細翻呂公女是為呂后既而

季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

度徒洛翻比必寐翻

到豐西澤中亭止飲

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

豐為縣師古曰豐本沛之聚邑耳

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

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

師古曰被加也

被酒為酒所加也被皮義翻

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

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

忽不見

嫗威遇翻老母也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

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
帝克後謂漢也殺之明漢當代秦
劉季亡匿於芒碭山

澤之間

班志芒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應劭曰二縣之間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宋白曰亳州永城縣

漢芒縣地括地志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縣碭山在縣東芒音忙碭音唐師古又音宕是也

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

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

據曹參傳曰參為掾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

曹也姓譜宋支子食采于蕭後因為氏數所角綱掾于綱綱

君為秦吏今欲背之

背音

蒲妹

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

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

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

師古曰城守者

守其城也音狩後皆類此

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

言投劉季以自保也

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

射而亦翻遺于季翻為于

偽組

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

春秋之時楚僭王號其大夫多封縣公如申公葉公魯陽公之類是也今立季為沛公用楚制也

蕭曹

等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

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

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

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劔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

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

八尺餘力能扛鼎

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闕對舉也長真亮翻扛音江

才

罷過人會稽守殷通

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余謂戰國之時郡守只稱守景帝中二年七

月始曰太守姓譜武王克商子孫分散以殷為氏守式又翻下同

聞陳涉起欲發兵以

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

將音即亮翻

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

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誠籍持劔居

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名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

名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

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

於是籍遂

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

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

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綬受也繫印之組也以相授受也應劭漢官儀曰綬長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

地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

言所殺自數十至百人也

府中皆惴伏莫敢起

說文曰惴失氣也音之涉翻

梁乃召故所知豪

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

下縣會稽管下

諸縣也師古曰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

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

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

項籍始于此

田儋故齊王族

也僭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

從才用翻

周市徇地

至狄

周市魏人

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

殺奴

詳讀曰佯詐也應劭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廷縣廷也師古曰廷音定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

齊古之建國也僭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

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

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為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

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

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

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趙王與

張耳陳餘北畧燕界趙王間出

師古曰謂投間隙而微出也

為燕軍

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

走燕壁

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庖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廝音斯養羊尚翻

見

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

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

杖直

亮翻箠止樂

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

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參猶三也且以少

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今趙地已服此

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因趙王此兩人

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

尚易燕

易弋翻

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

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周市自狄還

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寧陵君咎為王

寧陵即漢之寧陵縣屬陳留郡

括地志曰宋州寧陵城古寧陵也

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

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見賈通翻

今天

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
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市

為魏相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周之列國衛最

後
亡

資治通鑑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音註

秦紀三

起昭陽大荒落盡
閏逢敦牂凡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

泗川郡即泗水郡秦郡置

守尉監文穎曰秦時御史
監郡若今刺史平人名

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

豐

雍於用翻姓也風俗通雍
姓周文王子雍伯之後

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

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壯者泗川守之

名班志戚縣屬東海郡括地志沂州臨沂縣有戚縣故城戚如字如淳將毒翻余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

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賢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

恐是先至廣戚之戚也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貢父曰得殺之者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司馬掌兵周之

夏卿春秋之時晉置三軍及新軍各有卿佐復置司馬以掌軍中刑戮之事後復分為左右又其後也軍行有

軍司馬假司馬下至部曲有候有司馬

周章出關止屯曹陽

晉灼曰曹陽亭在弘

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

西四十五里括地志在陝州桃林縣東十四里

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

敗補邁翻
復扶又翻

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

刎扶
粉翻

吳叔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

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

當在洛陽由蓋守滎陽以扞叔宋白曰秦立三川郡初理洛陽後徙滎陽

叔弗能下楚將軍

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

周章即周文

秦兵旦暮至

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

陽

遺兵留兵也少詩治翻

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

陳涉之自王也以吳叔為

王假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

叔

師古曰矯托也托言受王令也

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

令尹卬以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

精兵西迎秦軍於教倉

周宣王狩于教左傳晉師在教邨之間後漢志滎陽有教亭秦

立教倉孟康曰教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

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

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

居邨

師古曰邨東海縣音談索隱曰非也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邨別是地名或恐邨當作邨邨是邨

邨之地史記正義曰邨是春秋時邨地楚邨救葬之今汝州邨縣城是鄧說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邨縣相

近又近陳余按索隱以為河南之邨邨正義以為汝州之邨時章邯兵至滎陽則已過邨邨而東矣正義之說

近章邯別將擊破之鉅人伍逢將兵居許

伍姓也春秋時楚有伍舉

伍奢許春秋許子之國班志屬潁
川魏文帝改曰許昌唐為許州
章邯擊破之兩軍皆

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

何令盜如此

數所角翻謂七笑翻責也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漢因之

李斯恐

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

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

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

故申子曰

有天下而不恣睢

恣資二翻睢香萃翻謂肆情放縱也

命之曰以天下為

桎梏者無佗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

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

桎梏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梏職日翻姑沃翻

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後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

丁斷

亂翻

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

然行恣睢之心

帶呂角翻

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

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

說讀曰悅

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

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

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趙李良已定常山

去年

趙王使李良畧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

井陘未能前

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塞悉則翻陘音刑

秦將詐為二

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

趙王姊出飲良望見以為王伏謂道旁王姊醉不知其

將

將即亮翻

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

拜謁而起顧從官而慙也

從才用翻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

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

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

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

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

以故者以此故也

陳人秦嘉符離

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郯

陳當作凌陳勝傳作凌人秦嘉秦姓也春

秋時魯有秦董父班志曰東海郡漢高帝置應劭注曰即秦郯郡余按裴駢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郯郡漢東海

郡則治郯耳

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

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

惡為路翻

告軍吏曰武

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

時章邯為上將將兵

東討故使欣為長史以佐之據項籍傳翳為都尉章姓諧颺叔安裔子董父好龍帝舜嘉焉因賜姓董章

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

陳王出監戰張賀死

監古臘月

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

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陳王之汝陰

之往也還至下城父

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郡城父縣東劉昭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

城父聚父音甫

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

降戶江翻

初陳涉既為王其

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

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史言陳王棄其親故遂死於莊賈之手故先以故人

二字發其端乃及慢其妻父事次及客事客先與陳王傭耕及其據陳而王遮道求見陳王載與俱歸後以客言其故情遂殺之輕威者言輕其為君之威重也顓與專同

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

為蒼頭軍

魏有蒼頭二十萬蓋前乎此時已有蒼頭軍矣應劭曰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

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識別也

起新陽

班志新陽縣屬汝南郡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括

地志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

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

葬陳王於碭謚曰隱王初陳王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

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以

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魏周市將兵略豐沛使人招

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降魏

雅素也

沛公攻之

不克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

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

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

歇為趙王居信都

項羽改信都曰襄國漢復為信都縣屬信都國後漢復曰襄國

東

陽甯君秦嘉

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臣贊曰陳勝傳凌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起

于邾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贊說是東陽者為所屬縣甯君者姓甯

時號為君姓譜衛卿甯氏之後又晉有甯羸以邑為姓

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為

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

班志方與縣屬山陽郡定陶縣屬濟

陰郡史記正義曰方與今濟州縣定陶今曹州縣方與音房預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

并力俱進

正翻并必

齊王曰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

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

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

首事謂最先起兵伐秦

田儋殺公

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

索隱曰左右校即左右校尉校戶教翻

呂將

軍走徵兵復聚

如淳曰徵要也徵散卒復相聚也師古曰徵工堯翻余謂從如氏之說當音於

堯與番盜黥布相遇

番即番陽縣漢屬豫章郡英布為盜于江中番陽令吳芮妻之以女

故謂番盜番蒲何翻

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黥布

者六人也

六春秋之六國也秦為縣屬九江郡漢屬六安國括地志六故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

十里宋白曰今蘄州東廣濟縣即秦漢之六縣英布都六古城猶存

姓英氏

姓譜英出自偃姓皋陶之

後封於英因以為氏坐澹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

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

長知兩翻

乃率其曹耦

曹耦也

亡

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迺以女妻之

妻七細翻

使

將其兵擊秦楚王景駒在留

班志留縣屬楚國括地志留城在徐州沛縣東

南五十里即張良封處

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

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

廐將蓋掌馬

良

數以太公兵灋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佗人

言皆不省

說翰內翻為于偽翻下平為同省悉井翻察也後以義推

良曰沛公殆天授

故遂留不去

張良從沛公始此

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

攻豐時章邯司馬卮將兵北定楚地

師古曰卮古夷字類編曰古仁字又

延知屠相至碭

班志相縣為沛郡治所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九十里相息亮翻碭

徒郎

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

班志蕭縣屬沛郡唐屬徐州蕭西謂在蕭

縣之

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

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

班志下邑屬梁國還

擊豐不下 廣陵人名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

廣陵縣屬九江

郡班志為廣陵國都唐為揚州姓譜召
姓周文王子召公奭之後召實照嗣

聞陳王敗走章

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

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

已下東陽

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
分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

東七十里水經注曰淮陰
縣楚漢之間為東陽郡

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

故東陽令史

蘇林曰令史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
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居

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

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
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
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

易以
鼓翻

嬰乃不敢為

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

將非其人不可

將即
亮翻

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

以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
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班志下邳縣屬東海郡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
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史記正義曰下邳泗水

也

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

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

無道

倍蒲
妹翽

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

胡陵

即湖陵班志屬山陽郡漢章帝改曰湖陵

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

梁地

梁地故魏地也

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

軍至栗

班志栗縣屬沛郡

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

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

石

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

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

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

之雍齒犇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

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

今許州縣

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

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

班志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史記正義曰即夏桀所奔地晉灼曰鄴音勦絕之勦師古音巢

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

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

事見四卷周赧王十九年至

今

當屬上句

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

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
漢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臣贊

曰楚人怨秦雖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
三力足以亡秦

長今君起江東楚讜起之將皆爭附君者

師古曰讜古
蜂字讜起如

讜之起言其衆也一說讜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
爾雅翼曰讜近其房輒厚起攻人故曰讜起之將以君

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
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為楚懷

王從民望也

徐廣曰順民望
以其祖謚為號

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

懷王都盱眙

班志盱眙縣屬臨淮郡史記正義曰今楚
州縣既勝之南甯州記盱眙本春秋善道

地宋屬泗州音吁怡

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

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

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

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

潁川故韓地秦置郡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

後漢

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水經注曰田儋死處史記正義曰今齊州臨濟縣又曰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余按正義所云臨濟乃田儋所起狄縣地也非魏王咎所居臨濟也後漢志及水經注為是

魏王使

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宅皆將兵隨市

救魏

它徒河翻

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

師古曰銜

枚者止言語謹嚴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收狀如著橫銜之繮結於項繮結礙也絮繮也蓋為

結紐而繞項也銜戶緘繮音獲絮音韻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

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

復徇魏地

為于偽翻予讀曰與

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

班志東阿縣屬東郡括地志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

章邯追圍之齊人

聞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為王田角為相角弟

間為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

雨三日以往為霖

武信君引

兵攻亢父

亢父音抗甫

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

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

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

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在州東九十一里余按班

志濟陰成陽縣有雷澤此成陽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

楚軍軍濮陽東

班志

濮陽縣屬東郡括地志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音卜

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

邯復振

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

守濮陽環水

文穎曰決水以

自環守為固環音宦

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

假已走楚田角已走趙田間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

迺立詹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

郎中令趙高

班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臣瓚曰掌郎內諸臣故曰郎中令武帝改光

祿

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

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

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

謂少年此去春秋多也

未必盡通

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

諛去戰翻青也當丁浪翻

則見短於

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

見賢通翻

陛下不如深拱禁中

蔡邕曰本為禁中門閭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

與臣及侍中習

澹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

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

中趙高侍中用事

班表秦制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如官所加或列侯卿大夫將

軍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後

漢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

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

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

繇讀曰徭役也古字

借治阿房宮

治直之翻

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

為于

偽翻下同

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

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

也欲見無間

閒古苑翻隙也又請曰閒餘暇也

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為

君候上聞語君于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安居前使

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謂如此者三

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

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

少我謂輕我以為幼少也固我謂輕我以為固

也隨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事見上卷始皇三十七年與讀曰預

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

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

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傍縣近縣也李斯汝南上蔡人陳勝潁川

陽城人汝南潁川相近也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

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

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

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

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

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弑簡公而取齊國

事見左傳卒子恤翻

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

行下孟翻手

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

厭于鹽翻後以義推

求利不止列勢次主

言趙高居中用事其位列權勢次于人主也

其欲無窮

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

索隱曰玘一作起並音怡

韓大夫殺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索表韓紀事昭侯昭侯以下四世至王安斯說非也余觀李斯書意正以胡亥亡國之禍近在旦夕故指韓安以其用韓玘而亡韓之事警動之韓安之時其臣必有韓玘

者特史逸其事耳李斯與韓安同時而韓安亡國之事
接乎胡亥之可目所謂殷鑒不遠也索隱于數百載之
下議其說為非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二世曰何
可乎信讀曰伸

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

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

所謂臨亂之君各賢

其臣也行下孟翻

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

屬之

翻欲

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

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
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是時盜賊益

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

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

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

戍征戍也漕水

運也轉陸運也作役作也事苦言其事勞苦也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

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

欲主重明灋

謂君臣之勢上之所主者重則下之勢輕主重猶言居重也重如字康直龍切非也

下不敢為非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

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灋

言尚何事於灋也處昌呂翻

且先

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
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
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
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

下避
嫁翻

案責佗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

高治之

屬之
欲翻

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

高治斯榜掠千餘

榜音彭管擊也
掠音亮考莖也

不勝痛自誣服

自誣
以反

而服其罪
也勝音升

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

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

治直之翻

逮秦地之陘隘不過千里兵

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關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

卒子恤翻貉莫客翻北方國旁種

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

見賢通翻

更刻畫

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

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

亦有御史秦趙渑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更迭也覆審也訊問也更工衡翻

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

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

奏當者獄具而奏當處其罪也漢路溫舒

曰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上時掌翻

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

相所賣

幾居依翻

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

擊破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會

傳讀曰附凡傳

會之傳皆同音遂具斯五刑論

班志秦法當三族者皆先縣剗斬左右趾皆殺

之梟其首祖其骨肉于市其誹謗
詛者又先斷舌謂之具五刑

腰斬咸陽市斯出獄

與其中子俱執

中讀曰仲

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

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

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

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

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

班志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史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

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

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

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晉灼曰高

陵縣屬琅瑯郡

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

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

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

公攻外黃未下

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括地志曰故周城即外黃

之地在雍丘縣之東

去攻陳留

班志陳留縣屬陳留郡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

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者稱陳留括地志陳留汴州縣在州東五十里

聞武信君死

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

城

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彭門記彭祖顓頊之玄孫至商末壽及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豹下魏二

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為魏王後九月

文穎曰即閏九月時律歷廢不知閏

故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

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置于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歸餘于終耳

何以明之據漢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固然非歷廢也貢父曰予謂顏

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歷有閏何故皆以為九月乎蓋司馬氏為史記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轉

為後九月是司馬氏楚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
如此叙之非秦法也

沛公為碭郡長

蘇林曰長如郡守也

封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

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

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

王歇走入鉅鹿城

班志鉅鹿縣屬鉅鹿郡應劭曰鹿林之大者臣瓚曰山足曰鹿括地志曰

今邢州平鄉城本鉅鹿宋白曰十三州志鉅鹿堯時大麓之地禹為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稱也

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

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

數所角翻下同

高陵君顯在楚

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

未戰而先見敗徵

徵讀曰證

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

事而大說之

說讀曰悅

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

為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

如淳曰卿

者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劉伯莊

曰公之子為公子卿子謂卿之子也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初楚懷王與諸將約

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秦地西北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

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注已見前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

利先入關

言莫有以入關為利者蓋畏秦也

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

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

賊

慄疾也悍勇也猾狡也賊殘害也慄頻妙翻又匹妙翻悍下旦翻又下罕翻

嘗攻襄城襄

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

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

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余

謂扶義猶言仗義也

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

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

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

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

道碭自碭取道而西也此據班

書書之陽城史記作成陽韋昭注曰在潁川則是謂陽城也索隱曰在濟陰則是謂成陽也杠里孟康服虔皆以為縣名而班志無之余按沛公之兵自碭而攻秦道成陽與杠里而後破東郡尉于成武成陽縣屬濟陰成武縣屬山陽濟陰唐為曹州成武屬焉若取道潁川之陽城當自此西趨洛陝安得復至成武耶書成陽為是杠里之地蓋在成陽

成武之間杠音江

攻秦壁破其二軍

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

為項羽封田都張本

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

秦滅衛置東郡尉郡尉也班志成武即衛楚丘也括

地志今
曹州縣

宋義行至安陽

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索隱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杠里則

當俱在河南師古以為相州縣按此兵猶未度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後魏書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後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

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

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

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

蘇林曰蝱喻秦

蝱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先寬邯等也如淳曰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

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蝱今將兵力欲滅秦不可盡力與邯戰即未能禽徒費力

也如說近之搏音搏蝱音蝱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

敵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

鼓行者擊鼓而行堂堂之陳也

故不如先關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

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狠如羊

狠何璽翻此併下三語指

項羽也

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

身送之至無鹽

班志東平國有無鹽縣索隱曰在今鄆州之東

飲酒高會

師古曰高

會者大會也

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

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

菽豆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

軍無見糧

言軍無見在之糧見賢適翻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

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

屬之欲翻下道屬同

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

徇其私謂身送

其子相齊也

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

朝直達翻

即其帳中

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

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惴服莫敢枝梧

如淳曰枝梧猶枝扞也臣瓚曰小柱

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樞邪柱也

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

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

以未得懷王之命故目為假

使人追宋

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為

上將軍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

應劭曰剛武侯楚懷王將

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宜為剛侯武魏將也
孟康曰功臣表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
又非魏將例未有稱謚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惟識其
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說非也

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

破之

皇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皇頡

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

濟水以北之地

郾城博陽諸城是也

從項羽救趙

為項羽王田安張本

章邯築甬道屬河

餉王離

恐敵抄其糧運故夾築垣牆以通餉道屬之欲翻餉式亮翻

王離兵食多急

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

召前

者召陳餘使前救鉅鹿也

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

度徒洛下同

數月

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廩陳澤往讓陳餘曰

史記正義澤音釋

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

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

相為於偽翻下欲為同

苟必信胡不

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

言十分之中冀有一二分得以勝秦而相保全

也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

度徒洛翻

且餘所

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妻餓

虎何益張廩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廩澤將五千人先

嘗秦軍

嘗試也

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

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

張敖之子也

皆壁餘旁未敢擊秦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

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

言其戰略有利也

絕章邯甬道王

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

復扶又翻

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

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

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

燒殺

涉姓也
間名也

當是時楚兵冠諸侯

冠古
玩翻

軍救鉅鹿者十

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從壁上觀楚戰士無

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

將即亮翻
呼火故翻

諸侯軍無不人人惴

恐

惴之
睡翻

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

門

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師古曰周禮掌
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杜佑曰昂車以其轅表門

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

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

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宥救趙及問張廩

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數所餘怒曰不意君

之望臣深也望怨望也又責望也爾雅翼曰怨者必望故以望為怨不意君之望臣深是也豈

以臣為重去將印哉重難也言豈以去將印為難也豈疑辭重如字乃脫解印

綬推與張耳推同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

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

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

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

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

為張耳陳餘相攻殺張本

趙王歇還信都

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

班志昌邑縣屬山陽郡恬地志曰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

有梁丘故城是也贊曰昌邑故城在兗州金鄉縣西北

遇彭越彭越以其兵從沛

公

姓譜彭姓大彭之後

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

班志山陽郡鉅

野縣有大野澤鉅野縣唐屬鄆州

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

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

彭越字仲長知兩翻下同

越謝曰臣不願

也少年彊請乃許

彊其兩翻

與期旦日日出會

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

日出時也

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

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

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

校長一校之長

皆笑曰何至於此請後

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

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

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圍縣臣瓚曰陳留

傳高陽在雍丘西南水經注睢水首受陳留浚儀蕩蕩水東逕高陽故亭北

高陽人酈食其

家貧落魄

酈音歷姓諸黃帝之支孫封於酈後以為氏食其音異基酈氏曰魄音薄應邵曰落魄志

行衰薄之貌師古曰
落魄失業無次也

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

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

將皆握齟

握齟急促貌苛細也齟初角翻

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

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

易以駁翻

此真吾所願從游

莫為我先

索隱曰先謂先客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

若見沛公

若汝也

謂曰臣

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

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

客冠古玩

沛公輒解其冠漣溺其中

漣所由翻溺乃弔翻漣即溺也

與人言常

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第但騎士從容

言如酈生所誠者

從千容翻

沛公至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置之舍人所止

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傳張應翻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

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

倨與踞同洗先典翻樂彦曰牀邊曰倨

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

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共苦秦久矣故諸

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

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

史記正義曰攝斂著也余謂攝衣起而持其衣也

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

六國縱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

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

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

探吐南翻

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

達之郊也

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為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

今其城

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

令下之令力丁翻使

降也下也

即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

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

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為將將

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為說客使諸侯 三月沛公攻開封

未拔

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宋白曰今縣南五十里開封古城是漢理所

西與秦將楊熊

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

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蘇林曰曲音耦遇音顓師古曰

耦音丘羽翻

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

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

潁川郡治陽翟

因張良遂略韓地

文潁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皆韓地也張良家世相韓故因之

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

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

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史記正義曰今河陰是絕

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轅轅

後漢志河南緱氏縣有轅轅關臣瓚

曰險道名也在緱氏縣東南索隱曰轅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轅音環

張良引兵從沛公

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齕

戰犂東破之

齕魚豈翻班志犂縣屬南陽郡水經注漁水出魯陽縣西選犂縣故城北犂昌牛翻

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

宛南陽郡治所括地志曰宛故城在宛大城之

南陽其西南有二面是師古曰宛於元翻

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

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

依險以距敵也

今不下宛宛從後

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

偃旗幟

旗旂之屬幟即幟也或曰旗幟總稱幟昌志翻

遲明圍宛城三匝

文穎曰遲

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文說得其大意且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

去聲音文二翻

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

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

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

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

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

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

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

累力
瑞翻

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齟降封為殷侯封陳恢

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

班志丹水縣屬弘農郡
括地志曰故丹城在鄆

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沒冢紀年
白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與地志云即秦時丹水縣

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

鯁音魚鯁之鯁先才翻人名也
史失其姓韋昭曰漢封王陵為

安國侯陵初起兵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
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

封也師古曰王陵亦非安國者韋昭改襄為穰蓋亦穿
鑿索隱曰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

言襄侯當如臣瓚解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姓諧
梅本

伯子姓殷有梅

與偕攻析酈皆降

班志南陽郡有湖陽縣故酈國析酈屬弘

農酈本楚之白羽也酈縣屬南陽郡師古曰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銷呼玄翻析先歷翻酈直益翻又郎益

翻酈力

所過亡得鹵掠

亡古母無二字通鹵與虜同

秦民皆喜

王

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

括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

河在邢州平鄉縣南

相持未戰秦軍數却

數所

二世使人讓章邯

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

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

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

三日趙高不見有不

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

走音

不敢出故道趙高果

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

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

孰計之

孰古熟字通後以義推

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

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

馬服

謂趙括也白起事並見五卷
報王紀遺於季翻勝音升

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

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

事見上卷
始皇紀

何者功多秦不能

盡封因以灋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

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

恐二世誅之故欲以灋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

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

塞惡責嗣更工
衡翻郤讀曰隙

有功

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

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

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

從子
容翻

約共攻秦分王其地

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

何休曰伏鈇
質要斬之罪

崔浩曰質斬人楨也師古曰質謂鎡也古者
斬人加於鎡上而斫之鉄音夫又匪父翻

章邯孤疑

孤性多疑每度河聽冰且聽且
度故以喻人之懷疑不決者

陰使侯始成使項羽

鄭氏

曰侯軍侯也姑姓也成名也

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

度三戶

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括地志

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

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

秦軍汙水上

水經注汙水出武安山東南逕汙城北入漳郡國志鄴縣有汙城師古曰汙水在鄴

西南史記正義曰汙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又云故邴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邴國地也余據此時章邯與項羽相持於邴相之間大破之章邯使人見正義以為河內汙水非也汙音于

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

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

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臣瓚曰

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洹水古文曰昔殷盤庚遷於北冢曰殷

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洹水出洹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

水是也洹水古文曰盤庚自奄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殷虛舊地名號北冢也宋白曰相州安陽

縣其地即紂之都戰國策云紂聚兵百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按邑地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所謂

北冢即此地北國時為魏寧新中邑更名安陽虛讀與墟字同已盟章襄王拔魏寧新中邑更名安陽虛讀與墟字同已盟章

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言為

之為子偽翻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雍王雍王用翻

前行行戶剛翻瑕丘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羽服虔曰瑕丘縣名申

姓陽名也班志山陽郡有瑕丘縣瑕音遐河南即漢河南郡地姓譜四岳之後封於中周有申伯左傳齊有申

鮮虞楚有申叔

初中丞相趙高

史記李斯既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蓋以其宦人得入

禁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

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

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灋中

仲翻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

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數所上書請

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

西鄉

鄉譜曰鄉

八月沛公將數萬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

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

之

以馬駕車夾轅曰服兩旁曰驂驂七舍翻

心不樂

樂音洛

怪問占夢

周禮春官之屬

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

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云

卜曰涇水為祟

崇雖遂翻人禍也鬼屬也

二世乃齋

於望夷宮

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括地志曰

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欲祠涇水沈四白馬

沈持林嗣

使使責讓高以

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

姓譜太伯曾孫仲奔封於閻鄉

又曰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於閭左傳齊有閭職晉有閭嘉及弟趙成謀曰上不

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

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

樂名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

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衛尉掌宮門屯兵其屬有衛士令秦官自侍中尚書

博士郎及軍屯吏驕永巷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

設卒甚謹胡廣曰周廬者衛士於周垣內為區廬師古曰區廬者今之仗宿屋薛綜曰士傳宮外伺

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

吏入行射郎宦者

射而亦翻郎屬郎中令宦者屬少府

郎宦者大驚或走

或格格者輒死死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

坐幃

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幃幃乙角翻幃羽非翻單帳也

二世怒召左右左

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

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

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閭樂前即二世

即就也

數曰

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

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郎為

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

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

為于
偽翻

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

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

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

以空名為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

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

宜春苑在杜縣南漢
起宜春觀於此地

九月趙高

令子嬰齋戒當廟見受玉璽

玉璽即以下和玉所
刻傳國璽見賢通翻

齋五

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

刺七亦翻

三族高家以狗遣將將兵距峽關

應劭曰峽

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門之西土地記峽關地名峽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峽關當上洛西北

峽音先

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

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

以利

師古曰啗音本為食啗耳音徒敗翻以食餒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為徒澁翻今言以利誘之取食

為

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

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

踰黃山

宋敏求長安志曰峽關即藍田關在縣東南九

十里黃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黃鄭氏音置師

林音削

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

兵大敗

資治通鑑卷八